

# 林覺民伉儷情深

王培堯

「不孝兒覺民叩稟父親大人：兒死矣！惟累大人吃苦，弟妹缺衣食耳！然大有補于全國同胞也。大罪乞恕之。」

## ——林覺民稟父書

### 嗣父嗣子相依為命

林覺民先生的尊翁林孝穎字可山，其實是林覺民最小的一位叔父，因為膝下無子，由林覺民承繼為嗣，所以林覺民從小到大都跟他嗣父相依為命，父子情深。林孝穎是福建閩侯名士，擅詩詞，有聲于世。林覺民兒時體弱多病，也不知會有幾度瀕于夭折，他長到八歲時嗣母病逝，從此而後他就跟著嗣父寢食與共，形影不離。他的嗣父於是代父母職，直到林覺民慷慨成仁黃花岡之役時為止，他們兩父子的感情是特別深厚摯切的。

「意緒瀟灑，目灼燦如流星，雖不事邊幅，而雄姿煥發氣象儼然」，是為曾參與黃花岡之役，倖獲生還，在臺北任過律師的革命先進鄭烈，

對於林覺民容貌，神情的寫照。林覺民字意洞，號抖飛，又號天外生，自幼從嗣父啓蒙，學國文，十四歲始入高等小學堂，抖飛之號，即由接受歐西新潮流而取。他在學校時數度領導同學，大鬧其風潮，可是他的校長却反而愛他個儼卓犖，襟度曠達，曾經告訴他的嗣父說：「令郎不凡，你待他不妨寬一點，有以養他的剛大浩然之氣！」

林覺民平素對於朋友急難，乃至社會公益，非常之熱心。十七八歲時，就邀集同志，辦城北私立小學，又創辦城南閱報所，平時侈言革命，倡呼中國非革命無以自強論，慷慨激昂，語驚四座，視滿清官吏若無視。林覺民奉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，和陳意映女士訂婚。婚前他們不時相見，情意纏綿，所以他們兩位可說是一段新舊參半的美滿姻緣。林覺民十九歲那年，他奉嗣父之命與陳意映成親，同住在此後街祖宅後進，一廳一室，和他的新婚夫人朝夕與共，如魚得水，因此在他往後的絕筆信「與妻書」中，方有「初婚三四

個月，適冬之望日前後，窗外疏梅飾月影，依稀掩映，吾與汝並肩携手，低低切切，何事不語，何情不訴？及今思之，空餘淚痕」的令人酸鼻名句，傳誦遐邇，以至於今。

可是婚後不久，林覺民遂以革命大業為重，毅然別父訣妻，準備逃家遠走南洋。行前他寫一封信寄給他父親，但祇寥寥數語：

「兒有急事赴南洋，猝不及叩辭，歸期未可卜，願大人勿以兒為念。」

林孝穎得信後大為著急，翌晨就搭輪船到廈門，企圖加以阻止。他在廈門接連找了三天，不見林覺民的蹤跡，正自廢然而返，滿心慘怛，然而他甫抵家門，却看見林覺民微微而笑，站在自家門前等候父親的歸來。林孝穎忙問他究竟為了什麼離家出走？林覺民却支支吾吾的亂以他語。當時他的新婚夫人陳意映，亦曾向他泣請：

「今後如有遠行，你一定要告訴我，我願與君同赴天涯海角」。

感於新婚夫人的一片誠心，萬丈柔情，林覺

深精備仇民覺林

位天真爛漫的好女孩子。」  
林覺民在中國舊文學方面酷愛莊子和離騷，所以他的文章每每做做莊騷的筆調，寫得辭藻優美，意境飄逸。他曾作了一篇「原愛」；鬧揚男女間愛情眞理，被朋友推崇爲「理義公正，才情

高絕，乃知文學家自有眞也」。林覺民又擅長演說，每一登臺都能顧盼自豪，雄辯滔滔。在這一方面他和陳興與樂齊名，時人乃有「陳林」之稱。負笈東瀛時期林覺民又和林文，及族弟林尹民同稅一廬，中國留學生乃稱之爲大林、小林、小林，而以林覺民爲其仲。這「三林」在當年的日本留學界，全是知名一時的人物，後來也都成爲黃花崗上的烈士英魂。時值清廷積弱，強侮欺凌，國事敗壞，幾至無法收拾。中國在日留學生每逢國內噩耗傳來，聚在一處談論時，莫不痛心疾首，相向涕零。惟有慷慨義烈林覺民，他總是變色而起，大聲疾呼：

### 著「原愛」釋愛之眞諦

陳意映聽後，覺得他不該無緣無故說這種大不吉利的話，她心中憂惶，表面上却大發嬌嗔，迫得林覺民向她請罪，婉轉的解說了好半天。但是從此在陳意映的心田，也就蒙上了恐懼的陰影吧。」

「以妳這麼柔弱，必不能強忍一旦失去了我的悲慟，讓我先死而留給你無窮的痛苦，我心不忍。故所以我死在妳之先，反不如你先我而死吧。」

### 林覺民在日本以革命志士自任，情詞激越，時常和革命黨人相往還，消息傳到家鄉，他的嗣父不免愀然引以爲憂，便不斷寫信切切規勸。林覺民爲免嗣父憂念，他曾在家書中著者：

「大人所不安者，恐兒學非所用，將有殺身之禍。今習文科，文科主心理、倫理諸學，豈有學心理倫理之人而得禍者？」

「中國危殆到了這種地步，好男兒但有一死而已！我們既以革命健兒自許，就該仗劍而起，解決根本問題，庶幾可以挽救累卵之勢！今日中國，但凡稍有血氣者，便不能坐視第二度亡國之慘狀出現，焉可以效法東晉名士，作新亭之對泣！」

稟告堂上，話雖然是這樣說，事實上則爲時已屆辛亥（一九一一年），中國同盟會廣州起義計劃已定，而東京方面則由同志公推林覺民返閩密謀響應，林文赴港先期參與籌劃。他們是日本方面最早成行的一批。二林相偕抵達香港。主持起義的統籌部部長黃興一見林覺民抵步，登時喜上眉梢，斐然而起的說：

「意洞來，天贊我也，運籌帷幄，何可一日無君！」

### 濱江樓上作絕命書

起義之前，林覺民偕同福建同志林文、陳可鈞、陳更新、馮超驥從香港先到廣州，時爲三月二十五日。翌日又聽說林尹民、陳興與、鄭烈等同志從東京趕到了香港，於是他便和陳更新再往香港迎接。這一夜他們二位直到夜半方始找到林尹民、陳興與、鄭烈的住處，在一座濱江的小樓上，談了一會，各人倦極就寢。唯獨林覺民利用這一小段的時光，通宵不寐，伏案振筆直寫，他是在挑燈趕寫他那兩通迄今傳誦不輟的稟父書，與妻書，後者劈頭就說：「意映卿卿如晤：吾今以此書與汝永別矣！吾作此書時，尙是世中一人，汝看此信時，吾已爲陰間一鬼。……」

寫好了兩封絕命書後，雞啼破曉，天色大亮，林覺民方始放下筆來，略作假寐。臨動身了，

於是在黃興便將福建同志募集響應的大任，責成二林，自己則專心部署廣州方面。便在這時林覺民從香港冒險回廣州，親自召募同志，擔任選鋒（亦即三月二十九日舉義的先鋒隊）。林覺民方抵家門，可眞把他嗣父和愛妻，吓了一跳。忙問他怎麼突然之間回來了？林覺民深恐他們擔心駭怕，只好推脫的說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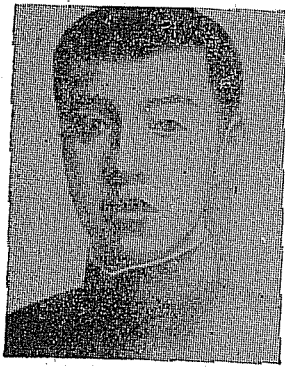
他把兩封絕命書携交一位留在香港的朋友，請託他說：

「我死後，請你代我轉達。」

然後便邀集同志，搭船昂然直入羊城。林覺民和鄭烈同在一輪，舟次，他彷彿預知斯役他將戰死，而鄭烈幸而保全似的，低聲訴與鄭烈他的死志，說是：

「此舉若敗，死者必多，然而我信其必能感動同胞。今日之中國同胞並非不知革命為救國的唯一手段，而且不可一日或緩。祇不過為了不能斷絕家庭情愛，難免畏首畏尾，趨趨不前。但是以我而論，我家一樣的有龍鐘老父、庶母、幼弟、少婦和稚兒。我卒能不顧一切，從容就死，我心之摧割，我腸之寸磔，木石有知，也得為我流淚！何況人乎？以之推論諸君，家族情形，莫不大同而小異，甚至有一己身死以後，父母、兄弟、妻子尤將難免凍餒者，所以我敢於說我們死後中國同胞一定會有所感動，有所覺醒。祇要我們同胞一旦奮袂而起，克服神州，重興祖國，那麼我們身死之日，亦即有生之年，這一死也就因而無憾了！」

二十八日到達廣州後，因為還有赴義同志從



州廣日九十二月三加參  
民覺林年青命革的義起

不孝子民覺民泣血  
公親大人先死矣  
弟林覺民泣血  
此書補子也  
大和也

書命絕的親父給寫民覺林

承審委員們正唯唯應是，多半是張鳴岐、李準聞報林覺民氣宇不凡，直在侃侃而談，心知他一定是革命黨的重要人物。因此這狼狽為奸的兩位滿清官員不敢怠慢，他們親自升堂問話。林覺民則恰好利用

### 李準為他捧過痰盂

「你們聽得懂嗎？」

福建來，使林覺民不得不三度冒險出羊城。他再跑一趟香港，而在起義當天，三月二十九日一早，率領大批閩中同志趕返廣州。風塵僕僕，席不暇暖，當天下午五點多鐘，義師發動，林覺民負責進攻兩廣總督衙門，他奮勇當先，直衝督署。衝進去後發現兩廣總督張鳴岐早已聞風遠颺，當下林覺民怒不可抑，與埋伏清軍展開激烈槍戰，雙方相持多時，忽然有一彈飛來，擊中林覺民的腰部，使他血流如注，猝然跌倒。然而他仍能大喝一聲，陪而復起，用手槍打死了好幾名清兵，可是他及連中數彈，遍體鮮血淋漓，終告不支倒地，力盡被擒，第二天報載捕獲一名奮戰不屈的西裝短髮美少年，那就是八閩革命健兒，素有才名，學兼中西的林覺民了。

三月二十九日廣州起義之役終告失敗，兩廣總督張鳴岐，水師提督李準，先命承審委員在水師提督衙門審問擒獲的革命黨人。林覺民能講一口絲毫不帶福建腔調的國語，可是他眼見承審委員都說廣東話，唯恐辭不達意，特地操英語反問他們：

這個機會作排滿革命的宣傳，他從天下大勢談到各國時局，滿清的昏庸頹頹，喪權辱國。他在人世間的最後一篇慷慨陳詞，使兩廣總督以次在場者無不為之動容。講完以後林覺民親筆書寫供詞。到這時候，張鳴岐便示意李準，命人打開林覺民的手銬腳鍊，請原先席地而坐的林覺民乾脆坐到堂上，伏案作書。

林覺民從容自在的以筆蘸墨，他在一張長紙上揮洒自如，頃刻間就寫滿一紙。當時他正寫得大氣磅礴，言詞激越，革命健兒熱血沸騰，情不自己，他便解開衣裳，以手捶胸。李準却蹣跚腳的走近他案旁，雙手揭去林覺民的第一張供狀，必恭必敬獻到張鳴岐的面前。張鳴岐展開來看時，頻頻頷首贊嘆不置。他的神情反應使李準對林覺民格外起敬。所以當林覺民要在第二張紙上落筆的時候，他臨筆稍一停頓，作狀欲吐，却又遲疑，彷彿不願吐在地上。李準竟忙不迭的手捧痰盂雙手奉到林覺民的嘴邊，讓他吐了個痛快，然後又親自奉茶、敬煙。滿清大吏對於革命黨人衷心敬佩，竟至親手為執賤役，這一幕，實不亞於李太白有揚國忠磨墨，高力士脫靴。林覺民的大義凜然，雖牛鬼蛇神亦為之心折，因此他書罷供詞以後又繼之以演說，勸促張鳴岐、李準之流早早洗心革面，獻身國家，驅逐韃虜而建立共和國，倘能使將來國家富強，漢族團結，則他死亦瞑目。過了這一堂，又繫獄數日，這其間林覺民拒絕飲食，水米不沾牙以迄棄市之日，引頸就戮，慷慨赴義，得年僅二十五歲。

林覺民求仁得仁，壯烈殉國後，他在香港的朋友，旋即將他的遺書，寄往福州后街林家。林妻陳意映驟聞噩耗，放聲大慟，痛不欲生，她曾幾度決心一死殉夫，相隨林覺民於地下，都被家

# 港珠珍襲偷

院學藝影國美屆本獲榮  
獎像金卡斯奧項五名提

From 20th Century-Fox. The most  
spectacular film ever made.



正宗七十糎陶德A O

# Tora! Tora! Tora!

70mm  
聲聲動音帶六  
。歷向路八聲

作大金百千司斯紀廿  
!製元萬五二公福世

「父母竭力的攔阻勸止，請她不負林覺民的臨終遺囑：「吾死，汝尤當善撫遺孤，他日使成吾志，若汝腹中亦是男，則一意洞死，倘有兩意洞存，不患不達吾目的。」陳意映這才勉抑悲哀，代

林覺民仰事嗣父庶母，俯蓄兩個孩子，他懷中的遺腹子果然又是一個男孩，誕生後便由她茹苦含辛的養育成人。烈士有後，算是林覺民在九泉之下所獲的一大安慰了。他的那一封絕妻書，洋洋

千餘言，慷慨激昂，纏綿悱惻，兩者兼而有之，和血與淚，不失為一篇絕佳的抒情散文，早經採入教科書中，時至今日，猶為萬千學子所誦讀不已。